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世界美术全集

中国美术(原始—唐)

ZHONGGUO MEISHU(YUANSI—TANG)

世界美术全集

中国美术(原始—唐)

ZHONGGUO MEISHU(WUDAI—QING)

9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世界美术全集⑨

中国美术(原始—唐)

出版发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发行人：刘建平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电 话：3280587 3280485

邮 编：300050

经 销：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

地 址：天津市民权门外东丽区徐庄子对面

电 话：6320208

邮 编：300240

制 版：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48

印 数：0001—3000

书 号：ISBN7—5305—0630—7

J • 0630

定 价：

中国原始至唐代美术

陈瑞林

中国美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数 10 万年以前,中国大地上便出现了原始人类。“人猿相揖别”,原始人制造工具,最终脱离动物的范围,开始了人类的生活历程。在原始人类制造工具、进行劳动的同时,思维能力得到提高,产生了审美的萌芽。可以说,自中国大地上有了石器、骨器、木器之类的工具以后,中国美术的历史便写下了最初的篇章。

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美术发展的历史一样,中国美术的发生也与实用的要求紧密相联系。中国最早的绘画,如地画、岩画,和各种器物上的装饰纹样,都与原始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有关。原始宗教、巫术和生殖崇拜对于艺术的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山西朔县峙峪距今约 3 万年的原始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刻着像猎人、飞鸟和羚羊等图像的兽骨片,这种最早的、刻有仿生图像的绘画作品,正是原始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猎获野兽、同时进行精神生产巫术活动,制作艺术品祈求丰收的

生动显现。中国原始时代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作品，都反映出了先民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从距今约五六千年的原始时代到距今约三四千年的奴隶制时代，中国美术具有综合艺术的性质。散发出熠熠艺术光辉的原始彩陶和商、周青铜器，是先民们为了物质生活需要而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又反映出当时绘画、雕塑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黄河上游、中游是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繁盛的地区。从距今约 6 千多年的彩陶器物上，发现有用宽笔和细笔绘成的装饰纹样。从原始遗址中还出土了彩色颜料锭块，以及研磨颜料的工具。“笔墨丹青”成为中国绘画的代称。中国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原始雕塑艺术品。黄河上游、中游的彩陶器物，黄河下游的黑陶器物，都有不少陶塑人物和动物的形象。近年在北方长城内外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祭坛、神庙、坟冢遗迹，出土了众多的陶塑女神像，揭示出中国雕塑艺术的新篇章。南方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玉饰，引起了艺术史学者的广泛关注。良渚玉器上的龙纹、兽面纹浮雕，显示出原始时代艺术与奴隶时代艺术之间的渊源关系。

商、周青铜器艺术集中反映出中国奴隶制时代工艺美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的高度成就。青铜器器形庄严华美，纹样丰富多变，奴隶工匠运用精湛的技艺，创造出具有原始和神秘的美感的艺术品，至今仍然产生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这一时期的绘画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见于青铜器、玉器、牙雕、骨雕、漆木器上面的纹饰，以及壁画和奴隶主贵族的服饰

和车舆器物装饰,早期多为装饰性图案,后来出现了描绘人物活动的写实性作品。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被称为“青铜画像”的青铜器刻纹与镶嵌图像纹饰,便反映出这种中国绘画从工艺美术中脱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历史现象。

距今约2千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代文化艺术的繁荣,为中国文化艺术大厦构建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美术开始脱离早期综合性艺术的阶段,雕塑、绘画从工艺美术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艺术门类。壁画、漆画艺术的巨大发展,促进了独立绘画艺术的发展,迄今发现最早的独立绘画作品《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便出自战国时代无名艺术家的手笔。战国时代各种陶俑、木俑和金属俑的流行,使中国的雕塑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动物雕塑,比较商、周青铜器雕塑,艺术表现更加自由、活泼,艺术手法更加精细、多样,艺术面貌更加华美、生动。被誉为“世界第7大奇迹”的始皇陵兵马俑,便是秦代工匠在战国雕塑艺术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成果。

汉代雕塑深沉雄大,气势撼人。汉代统治者继承前代的传统,重视美术创作,主持了不少大规模的雕塑创作活动,建造了不少具有政治意义或宗教意义的建筑雕塑、园林雕塑和纪念性雕塑。如西汉时期大型纪念雕塑霍去病墓石刻群,以简洁概括的处理手法,雕造出一批具有强大生命力量

的石人石兽,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兴盛时代的艺术象征。汉代后期由于外来艺术的影响,雕塑艺术的风格渐趋细腻,写实能力愈益增强。一些外来的艺术形象,如从西方传入的狮子造型,演化为“天禄”、“辟邪”等物,频繁出现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纪念性雕塑创作当中。狮子造型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艺术传统中的重要内容。

“明劝戒,著升沉”、“成教化,助人伦”,强调艺术的社会功利作用,要求美术为巩固封建统治政权服务,这是 2 千多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于美术创作的共同要求。中国的壁画艺术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的原始时代,战国时期壁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当时南方地区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在他的杰出诗篇《天问》中,曾有过详尽的记述。秦、汉时代中国壁画艺术有了更大的发展,汉王朝统治者多次直接下令组织宫廷壁画创作活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 55 年西汉宣帝为了表彰中兴辅佐的功臣,曾下令在长安未央宫内的麒麟阁图画霍光、苏武等 11 人的肖像;公元 60 年东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南宫内的云台图画开国功臣 32 人,其中有邓禹、祭遵等 28 位武将的肖像,后世称为“云台 28 将”。这些壁画都是有图有赞、图文互见,以后的中国壁画大都沿袭这种样式。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画像纪念的风气盛行,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乃至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都被图像立赞,起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当时的壁画作品大多未能存留到今天,只有中国各地考古发现众多的墓室壁画,为我们留下

了了解汉代绘画面貌丰富的实物资料。

画像石、画像砖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特殊绘画样式。为了使绘画能永久保存下来，古人在硬质材料上作画，辅之以雕刻，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的牙雕、骨雕、木雕和商周至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画像。在古人看来，画像石、画像砖也就是画，作品先画后刻，施加彩色，方算完成。我们今天所欣赏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艺术，主要是经由传拓之后，才能充分领略其精彩的画面、强烈的黑白对比、流畅的线条。当画像石、画像砖砌在黑暗的墓室里，只能是一些不甚分明的影像，民间工匠为了使画面突出，线条必须肯定、明确，形象要求具体、鲜明，笔墨色彩犹有未逮，则施以线刻，或划作凹面，再不够就将平面化为立体，由浅浮雕到高浮雕、透雕，极力让画面凸现出来。绘画与雕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也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和雕刻艺术的发展。

中国各地画像石主要分布的地区有：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一带，山东、江苏和安徽的北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以及四川地区。画像砖则以四川出土最多。著名的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祠和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早在宋代便有学者专门进行了研究。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基本上与同时期墓室壁画相近，不同地区艺术风格各有不同。画像砖是一种嵌入墓室壁画上的浮雕装饰画，工匠用刻有画像的木范，先在砖坯上压印，烧制以后再涂饰色彩。四川画像砖以表现丰富的生活内容为特色，如《盐井》画像砖描

绘层叠山林中的采盐、煮盐、运盐活动，山峦耸立，林木丛生，禽兽奔逐，一派荒野景象，显示出采盐劳动的艰辛；如《采莲》画像砖，表现莲叶田田的池塘中，采莲人正驾着一叶轻舟荡漾其间，远处有连绵的山峦、茂密的树林，画面抒情气氛浓厚，可以看作是中国山水画的滥觞。这些以日常生活场景为题材的画像砖，原本意在炫耀墓主人的富有，而画面内容却相对独立地抒发出了画家对于生活美的感受，从而初步呈现中国美术从宣教向审美、从叙事到抒情、从再现客观到表现主观的转化痕迹。

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 300 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时代，却又是南北文化交流、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文化艺术在这个时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隋唐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佛教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外来的佛教艺术给与中国美术增添了许多新的题材内容、新的艺术形式和新的表现手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为了宣扬佛教教义，为信仰者提供崇拜对象，历代统治者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营造石窟，雕凿佛像，绘制壁画。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中国的石窟艺术最为繁盛，甘肃敦煌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石窟群。对照新疆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和敦煌石窟壁画，对照云冈石窟雕塑和龙门石窟雕塑，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艺术家积极接受外来文化的营养，吸收及

消化,变成中华民族艺术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绘画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官僚、文人进入美术创作队伍,改变了以往由工匠从事绘画的局面。文人画家以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书法功力,使中国绘画艺术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顾恺之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画家的杰出代表。《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洛神赋图》虽然是后人的摹本,仍然可以看到顾恺之绘画艺术的面貌。中国绘画艺术早期多以人物为题材,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山水画的萌芽,南朝画家宗炳和王微,不仅从事山水画创作,并且在绘画理论著作《画山水序》、《叙画》中,最早提出了关于山水画的理论观点。山水画的出现,不仅是题材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中国绘画艺术功能的变化。山水画注重抒情、注重意趣的传达,反映出画家主体意识的凸现,从而影响了唐、宋时代中国文人绘画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大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许多美术理论著作,对于后世影响极大。从顾恺之的“传神阿堵”、“迁想妙得”、“悟对通神”,到谢赫的“六法论”,反映出中国美术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南朝画家、美术理论家谢赫在《画品》一书中提出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直到今天仍然是指导中国绘画创作的重要原则。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隋代时间很短,是魏、晋、南

北朝向唐代转变的时代。隋代美术具有许多转变期的特点,南北地区许多绘画名家云集京都长安、洛阳一带,切磋交流,艺术水准得到了提高。从南北朝时代兴起描绘贵族肖像和生活风尚的绘画有了较大的发展,山水画开始脱离早期的稚拙状态而逐渐进入成熟阶段。隋代绘画的发展为唐代绘画艺术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大唐帝国是世界上有数的强大国家之一,首都长安是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国际性大都市。大唐文化影响了周围的国家,尤其朝鲜和日本。唐王朝与印度、阿拉伯诸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相互交流,促进了各自的发展。

唐代的文化艺术犹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辉煌灿烂。诗文书画、建筑雕塑,无不精妙绝伦。隋、唐石窟艺术达于极盛,数量众多,技艺精湛,富于时代特色。敦煌的唐石窟壁画和雕塑流光溢彩,令人目眩。龙门奉先寺大佛雄伟庄严,使人崇敬。唐代的佛教艺术已经从神的世界走向了人的世界,表现的是“大唐盛世”世俗贵族的音容笑貌和生活环境。唐代重要的人物画家都擅长宗教壁画。“画圣”吴道子一生创作了数百幅大型宗教壁画,变相人物,千变万态,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中年以后吴道子善用遒劲奔放、富于变化的莼菜条线描表现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并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取得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和自然高出缣素的效果,世称为“吴装”,开一代绘画新风。画家周昉善画天王和菩萨,尤其是将观音描绘在水

月清幽的环境当中,创造出“水月观音”的样式,为后代所沿袭。“菩萨如宫娃”,像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艺术那种宗教的狂热已经消失殆尽,艺术家所赞美的是人世间的繁华与欢乐。

中国传统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发展到了唐代,已经臻于极致。画家除了奉命制作歌颂王朝威德、表彰功臣勋将、记录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外,表现贵族日常生活的绘画大为流行。描绘贵族妇女生活的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和周昉《簪花仕女图》等作品充分显示出唐代人物画精妙的艺术风貌。山水画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相传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以纤美的笔致和青绿设色,成功地画出了春山春水的深远广阔和贵族士人尽情游乐的场景,给与唐代山水画以极大影响。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金碧山水”富丽堂皇,与工笔重彩人物画相呼应。吴道子的水墨山水豪放壮美,开启了唐代后期水墨画流行的新貌。唐代后期花鸟画脱离了作为人物画的背景、或者建筑物、工艺品装饰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不少专门的描绘花卉、动物的名家。如画马的曹霸、韩干,画牛的韩滉、戴嵩等人。此时水墨画开始出现并且得到了初步的发展,王维、张璪、王洽、项容等画家开辟了绘画艺术的新途径,尝试采用泼墨、吹云、白描、皴擦等新技术。据画史记载,王维创雨点皴,吴道子创兰叶描、白描,李思训父子创斧劈皴,王洽创泼墨,张璪创指画……唐代画家笔墨技法的探索,为发展中国绘画艺术的“笔精墨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隋、唐时代的雕塑艺术在秦、汉雕塑传统的基础上，融会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和南方雕塑艺术的成就，又汲取了外来雕塑艺术的营养，大放异彩，创造出具有时代风貌的不朽杰作。唐代最具时代特点的雕塑，当推帝王陵墓那些气势雄浑的大型纪念性群雕，如唐太宗“昭陵六骏”、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乾陵雕刻，以及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雕刻等。作品与建筑群相配合，形成肃穆、庄严、神圣的气氛，充分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盛期高昂激越的时代精神。隋、唐时代的雕塑艺术兴盛，文献记载留下雕塑家活动的资料比较多，许多画家也兼擅雕塑，如著名画家吴道子同时又是一位有成就的雕塑家。与吴道子同时的雕塑家杨惠之，更是享有极大的声誉。中国的雕塑艺术在唐达到了发展的高峰。

原始时期(距今 7000 年至 公元前 21 世纪初)

阴山岩画	1
大地湾地画双人图	2
灰陶尊刻日月山形纹	3
彩陶缸绘鸛鱼石斧图	4
人头形器口陶壶(局部)	5
陶人头	6
人头形器口陶瓶	7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8
陶裸体女像	9
鹰尊	10
陶兽形壶	11
彩陶人面鱼纹盆	12
彩陶鱼纹盆	13
彩陶漩涡纹瓶	14
彩陶瓮	15
彩陶盆绘舞蹈纹	16
彩陶人形浮雕像	17
猪纹钵	18
白陶鬶	19

红陶鬶	20
乳钉纹爵	21
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	22
玉兽珮	23
玉龙	24

夏 商 周(公元前 21 世纪初 至公元前 256)

玉斧 殷商	25
玉跪势人 殷商	26
虎纹石磐 殷	27
石人 商	28
虎噬人头浮雕(司母戊鼎) 商	29
人面盂 商	30
豕卣 商	31
象尊 商	32
妇好鸛尊 商	33
龙纹觥 商	34
戈卣 商	35
兽面纹盂 殷	36
大禾人面纹方鼎 殷	37
兽面纹鬲 殷	38

左方盃 商	39	莲鹤方壶 春秋	60
小臣觶犀尊 商	40	人面纹罍于(局部) 春秋	61
虎食人卣 商	41	云纹禁 春秋	62
四羊方尊 商	42	漆绘木俑 春秋 战国	63
鸱卣 商	43	错金豆 战国	64
双鸟鬲 商	44	云纹铜屋 战国	65
青铜头像 商、周	45	蟠螭纹方鉴 战国	66
刑刑奴隶守门鬲(局部) 西周	46	曾侯尊盘 战国	67
康侯铜爵 西周	47	曾侯编钟 战国	68、69
“盂”铜方彝 西周	48	钟簋铜人 战国	70
玉夔龙佩 西周	49	中山王鼎 战国	71
玉鱼 西周	49	树形灯 战国	72
玉兽面纹饰 春秋	50	银首人形灯 战国	73
鸟纹卣 西周	51	漆绘人形灯 战国	74
折觥 西周	52	错金银斗兽纹镜 战国	75
令方彝 西周	53	鸟盖瓠形壶 战国	76
公卣 西周	54	虎纹铜罍于 战国	77
太保鸟卣 西周	55	人形足器座 战国	78
史墙盘 西周	56	铜女孩像 战国	79
毛公鼎 西周	57	兽首人身器足(螭梁盃局部) 战国	80
越王勾践剑 春秋	58		80
“蔡公子加”戈 春秋	59	错金银兽首形鞶饰 战国	81

错金云纹犀尊 战国	82
错金银双翼铜神兽 战国	83
错金银龙凤方案 战国	84
虎头形陶水道管口 战国	85
猿形银带钩 战国	86
鹿形怪兽 战国	87
虎座鸟架悬鼓 战国	88
虎牛祭盘 战国	89
三人缚牛铜扣饰 战国	90
铺首 战国	91
母子鹿瓦当 战国	92
玉人 战国	93
人物龙凤帛画 战国	94
人物御龙帛画 战国	95
曾侯乙墓内棺漆画 战国	96

秦(公元前 221—前 206)

武士俑 秦	97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	98、99
铜车马 秦	100、101
跽坐女俑 秦	102

双兽纹瓦当 秦	103
---------------	-----

汉(公元前 206—公元 220)

软侯妻墓帛画 西汉	104
石刻立马 西汉	105
石刻卧马 西汉	106
石刻跃马 西汉	107
石刻卧象 西汉	108
石刻野猪 西汉	109
石刻伏虎 西汉	110
石刻卧牛 西汉	111
宋山西王母·历史故事·车骑画像 东 汉	112
两城镇仙人·水榭人物画像 东汉	113
苍龙星座画像 汉	114
天帝出行画像 汉	115
河伯出行画像 汉	115
弋射收获画像砖 东汉	116
盐场画像砖 东汉	117
舞乐杂技画像砖 东汉	118
四骑吏策戟画像砖 东汉	119

方相氏画像砖	西汉末、东汉初	120
猎人张弓画像砖	西汉	121
玉角形杯	西汉	122
熊足鼎	西汉	123
长信宫灯	西汉	124
错银牛灯	东汉	125
错金博山炉	西汉	126
灰陶加彩打鼓说唱俑	东汉	127
加彩正坐女俑	汉	128
加彩女立俑	汉	129
彩绘骑马俑	西汉	130
铜4人博戏俑	西汉	131
铜羽人	西汉	132
持仗跪坐铜男俑、女俑	西汉	133
绿釉望楼	汉	134
灰陶船	汉	135
双人舞盘鍍金铜扣饰	西汉	136
熊	汉	137
铜奔马	东汉	138、139
铜出行车马仪仗(部分)	东汉	140
天禄、辟邪石兽(之一)	东汉	141
杨君墓石狮(之一)	东汉	142

石雕双人像	东汉	143
神兽纹瓦当	汉	144
木牍画飞虎图	新莽	145
伏羲·女娲	西汉	146
门卫	东汉	147

魏晋南北朝(公元 220—589)

顾恺之	东晋	女史箴图(唐摹本)	148、149
顾恺之	东晋	列女仁智图(宋摹本)	150、151
顾恺之	东晋	洛神赋图(宋摹本)	152、153
洛神赋图(部分)			154
肖绎	梁	职贡图(宋摹本)	156、157
职贡图(部分)			155
顾恺之	东晋	斲琴图(宋摹本)	158、159
无款	北齐	北齐校书图(宋摹本)	160
无款	北齐	北齐校书图(宋摹本)	161